五禮通考

□12
1062
15

十五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5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同訂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宸參

吉禮三十九

方丘祭地

宋史禮志北郊宋初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崇配二壇

文獻通考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遂爲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祭（冬至圜丘　正月上辛祈穀　孟夏雩祀　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常

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眞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坑塹及
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殂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壇位
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即徙壇
于方丘之西焉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
祠致祭用太祠禮
汾陰后土漢武帝元鼎中所立脽上祠宣帝元帝成
帝後漢光武唐元宗皆親祭是後曠其禮開寶九年
徙廟稍南是年始遣使致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
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條製
遣奉上
宋史樂志景德祀皇地祇三首

降神靜安　至載厚德陟配天長沉潛剛克廣大無
疆資生萬物神化含章同和八變神靈效祥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昭祀典政享坤儀備物咸秩
柔祇格思功宣敏樹日益鴻禧持載品彙率土攸宜
送神靜安　妙用無方倏來忽逝蠲潔寅恭式終禋
瘞
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庚戌河中府父老
千餘人請祀后土不許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等三上
表請祀汾陰后土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陰
州府長吏勿以修貢助祭煩民戊申陳堯叟爲祀汾陰
經度制置使己酉王旦爲祀汾陰大禮使王欽若爲禮
儀使庚戌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之
制

〔文獻通考〕有司定制玉册金玉匱度廟庭擇地爲壇
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
闊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
下同文寶侯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徒
舉石覆之石厚一尺繫繩填泥印寶悉如社首封礦
之制皇帝省視訖加益其上封固爲小壇廣厚五尺
從之九月經度制置使詣雕土築壇如方丘之制廟
壯古雙柏旁有堆阜即就其地焉十月禮儀使王欽
若言準儀注祀畢太尉封玉册于廟庭石匱百官班
于庭中皇帝謁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眷視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執事洎陰懈怠者罪勿
原乙酉習祀后土儀丁亥將祀汾陰謁啓聖院太宗神
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
夜月重輪還奉祇宮紫氣四塞
〔文獻通考〕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
至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
瞰龍門自宮至雕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
帝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已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
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羣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
雕壇夾路設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曲周以黃麾仗
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于
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雕
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唯
太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設登
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鄜丘亭望河汾
還行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攜

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壬戌御朝覲壇肆赦是行塗中
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霑服之患
又農事方興耕民懽忻相屬三月駐驆西京四年詔
脽上后土廟宜上額爲太寧正殿

文獻通考慶歷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白其
後禮官馮浩言皇地祇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
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
陛廣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如唐郊祀
錄增廣因詳制度之未合禮者五年諸壇皆改嘉祐配
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諫官司馬光奏告大行謚號于
圜丘而皇地祇止于望告下同脤食失尊卑之序下禮
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就壇行事
景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遣内臣降香春秋

朝陵諸祠祈解亦然

宋史樂志景佑夏至祀皇地祇三首

太祖奠幣黍安　赫矣淳耀敞載帝基一戎以定萬
國來儀寅恭潔祀博厚皇祇威靈攸在福祿如茨

酌獻英安　丕命惟皇萬物咸覩卜年邁周崇功冠
禹有煜炎精大昌聖祚酌罍永錫繁祜

文獻通考慶歷用羊豕各五正配山罍籩簋二皇祇定
壇高三尺廣四十八步四出陛

宋史樂志熙寧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導安　昭靈積厚混混坤輿配天作極陰慘陽
舒齊明薦享百福其儲庶幾來止風馬雲車

升降靖安　有來穆穆臨此方丘其行風動其止霆
收躬事匪懈豐盛潔羞百昌咸殖兄矣神休

奠幣鏊安　純誠昭融芳美嘉薦肅將二精以享以
奠休光四克靈祇來燕其祥伊何永世錫羨
太祖肇安　於皇烈祖維帝所興光輝宗祀如日之
升告靈作配孝享烝烝錫茲祉福百世其承
司徒奉俎承安　我修祀事于何致誠罔敢怠佚視
茲碩牲納烹薦俎侑以和聲格哉休應世濟皇明
酌獻和安　猗嗟富媪博厚含弘發榮敷秀動植茲
豐爰酌茲酒肹蠁交通衆祥萃止垂祜無窮
太祖侑安　光大含弘坤元之力海宇寧謐列祖之
德作配方壇不僭不忒子孫其承毋眷厥則
飲福禔安　載登壇阼載酌尊彝牲酒嘉旨福祿純
熙其福惟何萬物咸宜其祿維何永承神禧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雍雍肅肅建我采旄舞以玉

戚不吳不敖其將其肆胖腜嘉肴何以侑樂鐘鼓管
簫
亞終獻儀安　折俎在籩豈在豆何以酌之酒醴
是侑何以錫之貽爾眉壽何以格之永爾康阜
徹豆豐安　曳我黼黻履舄接武鏘我珩璜降升圜
圍其將徹兮既曰不侮其終徹兮恭飲惟主
送神阜安　神兮來下享此芬酌獻雍雍執事孔
勤神之還矣忽乘飛雲遺我祺祥物象忻忻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寧安八變　坤元之德光大無疆一氣交感百物
阜昌吉蠲致享精明是將介茲景福鼎祚靈長
升降正安　禮經之重祭典爲宗上公攝事登降彌
恭庶品豐潔令儀肅雍百祥萃止維吉之從

奉俎豐安　禮崇禋祀神鑒孔明牲柈博脤以炰以烹馨香蠲潔品物惟精錫之純嘏享茲至誠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進旅退旅載揚干揚不愆于儀容服有章式綏式侑神保是聽鼓之舞之神永安寧

送神迎安　物備百嘉樂周八變克誠是享明德斯薦神鑒孔昭蕃禧錫羨回馭飄然邈不可見

宋史禮志神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壯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說殆非所謂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示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定更改以聞于是陳

襄王存李清臣張璪黃履陸佃何洵直楊完等議或以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徧或以圜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于方丘議久未決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歲于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先王之遺意猶存焉于是禮官請如璪議設宮架樂文武二舞改製樂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壝齊宮修定儀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示之時于父天母

地之義若有隆殺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款壯郊以存事地之義

曾鞏傳弟肇字子開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闕先儒各有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祀皇地祇于壯郊蓋自肇發之異端莫能奪其議

四年四月乃詔親祀壯郊並以南郊之儀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攝事

六年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唯改舞名及不備官其邊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祠是歲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示位

黃履傳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于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于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勑有司正羣祠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壯郊之議遂定

哲宗初立未遑親祠有司攝事如元豐儀

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示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示遂永不在親祀之典此大缺禮也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禮部尚書趙彥若請依元豐所定郊祀之歲親祀方丘及攝事已合禮之正更不須聚議禮部郎

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壯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獨不設地示位恐亦未安況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勉行權制俟壯郊議定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爲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唯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祀壯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況之儀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

中崔公度請用陳薦議仍合祭天地從祀百神復詔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臺諫禮官集議于是翰林學士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如故事竣將來親祠壯郊則合祭可罷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示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二人皆主壯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壯郊親祠如神州地示之祭彭汝礪曾肇復上疏論合祭之非文多不載

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示位于祖宗之制未覩其可范百祿以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

之制侯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詔罷飲福宴

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于圜丘

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集議以聞

己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罷集議

文獻通考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壯郊歲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耳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壯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以親祀壯郊然後可罷合祭之禮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以親祀壯郊然後可議罷合祭則先帝罷合祭爲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祀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若謂盛夏難于出郊則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師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當循祖宗舊制權戶部侍郎李琮以乘輿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樾以事天地不可以暑暍廢

大禮給事中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請用十月親祭皇地祇于北郊吏部侍郎豐稷請于夏至前三日皇帝致齋于文德殿禮官奏告太廟至日五鼓詰北郊齋殿質明行事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起居舍人葉祖洽謂北郊之禮主于事地而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于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于理爲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秘書少監晁端彥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祀北郊其親祠北郊之歲更不親祀南郊明年乃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

權禮部侍郎黃裳等言南郊用大駕鹵簿儀仗二萬六十一人明堂祫享用法駕計一萬八千八十八人今親祠北郊備物則當用大駕如以盛暑之月稍減煩文即依明堂禮用法駕鹵簿詔依南郊用大駕鹵簿

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羅綾爲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難用祫服謹案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哀冕制度改用單衣從之

宋史哲宗本紀紹聖三年春正月戊午詔罷合祭間因

大禮之歲夏至日躬祭地祇于北郊六月乙酉立北郊
齋宮于瑞聖園
元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幸瑞聖園觀北郊齋宮
文獻通考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
事郊宮悉設以幕繒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
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
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
徽宗崇寧元年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壝中
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于北郊
第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
方實于成壝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非山澤而
何者來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乞
令太常卜丞陳暘考其名位取其可以從祀者詳具以

聞列于成壝從之
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
于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神祝融
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于東其神勾芒地四與天九合
而生金于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
神后土蓋地乘陰氣播五行于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
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于南郊第一成
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
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
遺大也神宗皇帝常詔地祇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
五人神配然尚立岳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
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于神州皆有所經
見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

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于西北神州不過域于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于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于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于從享之列耳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于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岳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唯天莫尊于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示而五岳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于南郊而五方帝列于第一成然則五岳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于第一成並從之

蕙田案五行之帝即五行之神陳暘二之非是崑崙神州既知其不經而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亦依違之見帝五岳而王四瀆尤非是

宋書禮志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初元豐三年七月詔改北郊圓壇爲方丘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尚書侍郎黃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壇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聖園至皇地祇壇之東壇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遠其壇係國初所建神靈顧享已久元豐間有司請地祇神州並爲方壇壇之外爲坎詔止改圓壇爲方請下有司比類南郊增飾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詔禮部再爲詳定指畫興築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

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夫圓壇既則象于乾則方壇當效法於坤今議方壇定爲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陛陛爲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爲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壝俱再則兩地之義也齋宮大內門曰廣禮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爲定式其神位崇寧初禮部員外郎陳暘言五行于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既從享于南

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壬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與四鎮海瀆並列請升之于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東岳于壇第一壝東鎮海瀆于第二壝東山林川澤于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內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壇第一壝南鎮海瀆于第二壝南山林川澤于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于壇第一壝中鎮于第二壝中山林川澤于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于壇第一壝西鎮海瀆于第二壝崑崙西山林川澤于壇下

西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內皆在壇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元冥北岳于壇第一龕北鎮海瀆于第二龕北山林川澤于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藁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餘並如元豐儀壇壝之制其位版之制皇地祇位板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又言大禮格皇地祇玉用黃琮神州地祇五岳以兩圭有邸今請二者並施于皇地祇求神以黃琮薦獻以兩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餘不用玉琮之制當用坤數宜廣六寸爲八方而不剡兩圭之長宜共五寸並宿一邸色與琮同牲幣如之又言常祭地祇配位各用冰鑑一今親祀盛暑請增正配及從祀位冰鑑四十一並從之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僚與隨駕衛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舉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裁定以聞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四年夏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澤以太祖配降德音于天下

禮志政和四年五月夏至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俁爲亞獻越王偲爲終獻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七日于內殿一日于齋宮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陳設及皇帝行事並于郊祀之儀是後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親祀者凡四

陸佃傳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

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壯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耶清臣乃止

文獻通考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永泰陵詔以其日爲景貺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爲定制前期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七日于內殿一日于齋宮舊儀侍從官設次青城內餘就草墊今聽于青城附近官舍設次日給食錢更不具食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于外壝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設皇帝褥位于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于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于外壝南門之外設饌幔于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坎于壇子階之北壬地光祿牽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于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于壇北內壝之外立舞表于鄭綴之間祭前一日大史設皇地祇位于壇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于第二成午階席以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于第二成午階席以藁秸五官神岳鎮海瀆各以其方設位于第二成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于壇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于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飲福位于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于瘞坎之南北向設爟火于望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于酌尊所又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間血槃一在登

之前簋一簋一在邊豆外簋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太尊三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爲上尊南罍北又設罍一于第二成子階之側實以槃匜中爵坫二于正配尊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于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尊二壺尊二在壇下子階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杓冪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邊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邊豆前登一槃一神州地示五官神用在邊豆間簋一簋一在邊豆外簋在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二邊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簋一簋一在爵之前簋在左簋在右登一在邊豆之間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犧尊二山尊二壇下每方設罍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罍尊散尊外餘皆有罍副之凡尊罍皆加杓冪又

設正配位邊豆簠簋俎斗鼎各一于饌幔之內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于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岳鎮海瀆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于神位前瘞玉加于幣用之粲然大備于詔具親祀圜壇門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輿于垂拱殿皇帝先是郊祀尊罍籩豆簠簋之類皆用前代無所考正上遠稽三代作郊廟社稷之器至是舉而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于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齋宮明禋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衮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

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擡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帗

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宣和二年五月丁巳祭地于方澤　五年五月癸酉祭地于方澤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七年五月巳丑如玉清和陽宮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文獻通考馬氏曰北郊之議始于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于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唯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祠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于廢禮以爲不當並祀于圜丘而終不能親祀于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爲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太廟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祭天是欲以二祀併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曾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圜丘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矣而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

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畧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弊政何難更張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方澤應奉支賜務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爲至論但恐當時方倡豐豫之說繁費未必能省所以中興之後國勢倥傯則不復能遵而行之也

葸田案馬氏之論極中時弊至以爲不如並祀南郊之爲愈乃有激之詞非篤論也

文獻通考〕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日至祭皇地祇當以太祖配正配二位每位尊爵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鸞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于天慶觀望祭

宗史禮志〕紹興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當一依祀天儀式詔從之又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于壇之北向爲難且于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文獻通考〕太常寺每歲常祀夏日至祭皇地祇係于行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設位行禮以太祖皇帝配三獻官依儀初獻係差宰執亞獻禮部尚書侍郎有故或闕次輪別曹長貳次給舍諫議終獻太常卿及禮部郎官有故或闕差北司官次輪別曹郎官合用禮料牲牢羊一口豕一口籩二十有六菱二芡二棗二鹿脯二乾棗濕棗乾桃濕桃乾榛栗實鼈貢白黑餅鹽魚鱐糗餌粉餈簠八稻粱各四登一大羹鉶一毛血簋八黍稷各四豆二十有六鮓食糝食芹菟醢深蒲醢醢二菹俎雁醢筍魚醢二葵蠃醢胚折麋醢大蛤蜃醢豚拍韭昌本菁鹿臡節麋臡二羊腥七獻豕腥七體羊熟十一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尊罍共二十有四著尊二一實元酒明水一實盎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一實醍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以上各加罍二隻係實明水

紹興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寧安函鍾爲宮　至哉厚德物生是資直方維則翕闢攸宜於昭祀典致享坤儀禮罔不答神之格思

太簇爲角　蕆事方邱舊典時式至誠感神馨非黍稷幷蠁來臨鑒茲明德永錫坤珍時萬時億

姑洗爲徵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厚德載物含洪八埏日北多暑祀儀吉蠲式昭母事敢告恭虔

南呂爲羽　蕆事方丘情文孔時名山大澤侑祭無遺牲陳黝犢樂備咸池柔祇皆出介我繁禧

盥洗正安　於穆盛禮肅肅在宮歲事有初直于東壁榮滌濯是謹惟寅惟清祇薦柔嘉享義克誠

升殿正安　景風應時聿嚴祕祀用事方丘鏘鏘濟濟

濟登降有節三獻成禮神其格思錫我繁祉

正位奠玉幣嘉安　坤元博厚對越天明辰事方澤神惟顧歆嘉玉量幣祇薦純精錫我繁祉燕及函生

太祖位奠幣定安　祕祀泰折柔祇是承於赫藝祖道格三靈式嚴配侑厚德惟寧爰昭薦幣享于克誠

捧豆豐安　丕答靈貺蕆事方丘豆登在列登俎斯儔牲牷告具寅畏彌周柔祇昭格颺至雲流

正位酌獻光安　祇事坤元飭窮敢憚爰潔粢盛載嚴圭瓚清明內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時億時萬

太祖位酌獻英安　皇矣藝祖九圍是式至哉柔祇萬彙乂殖保茲嘉邦介我黍稷酌罍告虔作配無極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於穆媲神媲德彼天我修祕祀以莫不虔肆陳時夏干羽相宣靈其來游降福綿

綿

亞終獻文安　禮有祈報國惟典常邁豆豐潔降升齊莊備物致志式薦累觴昭格來享自天降康

徹豆娛安　承天效法其道貴誠牲羞黃犢薦德之馨芳俎告畢禮備樂盈既靜既安庶物霑生

送神寧安　至厚至深其動也剛精神默通或出其藏神之言歸化斯有光相我炎圖萬世無疆

降神靜安　嘫嘫郊原茫茫寓縣晝野分疆禹功疏之

奠靈祇是臻豆邊祇薦幽贊皇圖視之不見

奠玉幣酌獻嘉安　肹蠁儲靈肅恭用幣鏘洋嶽和洪休允契嘉氣雲蒸浹于華裔式薦坤珍聿符明世

送神靜安　獻奠云畢純嘏和神威靈藏用邈矣何

蕙田案天地分合之議莫甚于宋詳載圜丘門　右宋祭地

金史禮志金海陵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北郊方丘在通元門外當關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爲子午卯酉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三門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方丘儀注　齋戒祭前三日質明有司設三獻以下行事官位于尚書省初獻南面監祭御史位于西東向監禮博士位于東西向俱北上司徒亞終獻位于南北向次光祿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次第二等分獻官光祿丞郊社令太樂令良醞令廩饒令司尊彝次內壝內外分獻官太祝官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就位立定次禮直官引初獻就位初獻讀誓曰今年五

月某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所有攝官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有常刑讀畢禮直官贊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退散齋二日宿于正寢治事如故齋禁並如郊祀守壝門兵衛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行禮官前期習儀于祠所

陳設祭前三日所司設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次于外壝東門之外道南壯向西上隨地之宜又設饌幕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祭前二日所司設兵衛各服其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太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于壇上如郊祀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爲瘞坎在內壝外之壬地祭前一日司天監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于壇上壯方南向席以藁秸又設配位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設神州地祇神座于壇之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于第二等階之間各依方位又設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于內壝之內又設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于內壝之外席皆以莞又設神位版各于座首子階之西水神元冥北岳北鎮北瀆于壇之第二等壯山壯林壯川壯澤于內壝內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隰北原于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卯陛之北木神勾芒東岳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于壇之第二等東山東林東川東澤于內壝內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于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午陛之東神州地祇于壇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岳南鎮南海南瀆于壇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澤于內壝內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于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西爲

上午陛之西土神后土中岳中鎮于壇之第二等中山
中林中川中澤于內壝內中丘中林中墳中衍中原中
隰于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酉陛之南金神蓐
收西岳西鎮西海西瀆于壇之第二等崑崙西山西林
西川西澤于內壝內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于
內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北爲上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
地祇之座并禮神之玉設訖俟告潔畢權徹祭日早重
設其第二等以下設定不收奉禮郎禮直官又設三獻
官位于卯陛之東稍北西向司徒位于卯陛之東道南
西向太常卿光祿卿次之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位于
其東光祿丞郊社令大官令犧廩令位又在其東每等
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又設太祝奉禮郎及諸執事位
于內壝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設監

祭御史二位一于壇下午陛之西南一于子陛之西北
俱東向設監禮博士二位一于壇下午陛之東南一于
子陛之東北俱西向奉禮郎位于壇之東南西向協律
郎位于樂簴西北東向大樂令位于樂簴之間西向司
尊彝位于酌尊所俱北向設望瘞位于坎之南北向又
設牲牓位于內壝東門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于牲
後俱西向設省饌位于牲西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
于牲北南向西上監察監禮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却西
上廩犧令位于牲西南北向又陳禮饌于內壝東門之
外道北南向設省饌位于禮饌之南太常卿光祿卿太
官令位在東西向監察監禮位在西東向俱北上設祝
版于神位之右司尊及奉禮郎帥其屬設玉幣篚于酌
尊所次及籩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籩右有十一

豆俱爲三行登三在籩豆間鉶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在鉶前又設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所又設皇地祇位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壇下午陸之西配位犧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酉陸之北東向北上皆有坫加冪設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籩右八豆登一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又設第二等諸神位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組一爵坫一內壝之內外諸神每位籩一豆一簠簋組一爵坫一陳列皆與上同又設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諸神每方山尊二內壝內每方罍尊二內壝外每方概尊二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

俎三及毛血豆一并神州地祇位俎一各于饌幕內又設二洗于壇下卯陸之東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並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實以冪爵加坫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獻官盥洗位各于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內向執爵篚者各于其後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監郊社令帥其屬升設皇地祇及配位神座于壇上設神州地祇座于第一等又設玉幣皇地祇玉以黃琮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皆置于匣正配位幣並以黃色神州地祇幣以元色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之幣各從其方色皆陳于篚太祝取瘞玉加于幣以禮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太羹鉶實以

和羹又設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饌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太羹簠實以稷簋實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簋實以稷簋實以黍俎一羊一豕內壝內外每位左邊一鹿脯右豆一鹿臡簋黍簋稷俎以羊良醞令帥其屬入實酒尊皇地祇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皆左實明水右實元酒皆尚醞代次實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醍齊內壝內蜃尊實以泛齊

內壝外概尊實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元酒皆尚醞代之太常卿設燭于神座前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壇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後二刻郊祀令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與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于位郊社令陳玉幣于篚未後三刻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太常卿光祿卿丞監禮監祭太官令等詣內壝東門外省牲位其視濯溉告潔省牲饌並同郊祀俱畢廩犧令諸太祝祝史以次牽牲詣廚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于饌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瘞血貯于盤

眞玉幣祭日丑前五刻獻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設神位版陳玉幣實籩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案

視壇之上下乃撤去蓋冪大樂令帥工人及奉禮郎贊者先入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以下監祭監禮諸太祝祝史齋郎與執事官入自南壝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郎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分引各就壇陛上下位次引監祭監禮案視壇之上下訖退復位禮直官分引三獻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禮官皆自南壝東門入禮直官進立初獻之左白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高舉笏執麾者舉麾俯伏興工鼓柷樂作坤寧之曲八成偃麾戛敔樂止俟太常卿瘞血訖奉禮郎贊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諸執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幣于篚立于尊所諸位太祝亦各取玉幣立于尊所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肅成之曲至位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壇樂作肅寧之曲凡初獻升降皆作肅寧之曲升自卯陛至壇樂止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樂作靜寧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幣西向跪以授初獻初獻受玉幣執笏俯伏興再拜興樂止次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樂作億寧之曲奠幣如上儀樂止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初獻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由卯陛詣神州地祇神座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幣授分獻官分獻官授玉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拜訖退初第一分獻官將升贊者引第二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于首位神座奠幣如上儀餘以次祝史齋郎助奠訖各引還位初獻奠幣將畢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諸太祝迎于壇上進奠

于正配位神座前太祝與祝史俱退立于尊所
進熟初獻既升奠玉幣有司先陳牛鼎二羊鼎二于神
厨各在鑊右大官令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羊豕自
鑊實于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
脇一短脇一代脇一共五體並列冪之祝史以俎各對
舉鼎有司執匕以從陳于饌幔内從祀之俎實以羊更
陳于饌幔内光祿卿實以籩豆簠簋籩邊實以粉餈豆實
以糍實簠實以稷簋實以黍設于籩豆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在籩前
鼎大官令以匕升牛羊豕載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
在下端脊脇在中俟初獻還位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
詣饌所同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各奉皇地祇配位之饌
升自卯陛諸太祝各迎于壇上司徒詣皇地祇神座前
搢笏奉籩豆簠簋次奉俎北向跪奠訖執笏俯伏興設

籩于糗餌之前豆于醢醢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在籩前
次于卯陛奉配位之饌東向跪奠于神座前並如上儀
各降自卯陛還位大官令又同齋郎奉神州地祇之饌
升自卯陛太祝迎于壇陛之道間奠于神座前左籩前
訖樂止大官令進饌者降自卯陛還位禮直官引初獻
官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
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執爵以授執事者執笏
詣壇樂作升自卯陛至壇上樂止詣皇地祇酌尊所西
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
醞令跪酌太尊之汎齊酌訖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
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
初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三獻奠爵皆執事者受之以興）執笏俯伏興
少退跪樂止舉祝官跪對舉祝版讀祝太祝東向跪讀

祝訖俯伏興舉祝奠版于案再拜興次詣配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泛齊樂作太簇宮保寧之曲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奠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跪讀祝訖樂作就拜興拜興降自卯陛讀祝舉祝俱從樂作復位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配位酌獻如上儀

唯酌犧尊爲異樂止降復位次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受執事者升壇正位酌犧尊之盎齊配位酌象尊之醴齊奠爵並如亞獻之儀禮畢降復位初終獻將升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俯伏興少退跪再拜訖還位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者分引第二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酌尊所執事以爵授分獻官酌以授執事者進詣首位神座前奠獻並如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引還位諸獻既畢諸太祝進徹籩豆各一少移故處樂作豐

寧之曲卒徹樂止奉禮官贊曰賜胙衆官再拜樂作一成止初送神樂止引初獻官詣望燎位樂作太簇宮肅寧之曲至位南向立樂止初在位官將拜諸太祝祝史各奉篚進諸神座前玉幣從祭神州地祇以下並以俎載牲體并取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諸瘞物實于坎中又以從祭之位禮幣皆從瘞禮直官曰可瘞東西六行實土半坎禮直官贊禮畢引初獻出禮官贊者各引祭官及監祭監禮太祝以下俱復壇南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曰再拜監祭以下皆再拜訖奉禮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祿卿以胙奉進監祭監禮展視其祝版燔于齋方

樂志方丘樂歌

迎神鎮寧之曲林鍾宮再奏太簇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呂羽再奏辭同　至哉坤儀萬彙資生稱物平施流謙變盈禮修泰哲祭極精誠皇皇靈睠永貺寧

灑

初獻盥洗太簇宮肅寧之曲　禮有五經無先祭禮即時申虔惟時盥洗品物吉蠲威儀濟濟錫之純嘏來歆愷悌

初獻升壇應鍾宮肅寧之曲　無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潛剛克資生實蕃方丘之儀惟敬無文神其來思時歆薦殷

初獻奠玉幣太簇宮億寧之曲　禮行方澤文物備舉惟皇地祇昭格來下奠瘞玉帛純誠內著神保是享陟降斯祜

司徒捧俎太簇宮豐寧之曲　四階秩儀壇于方澤

昭事皇祇即陰以壎潔肆于祊孔嘉且碩神其福之
如幾如式
正位酌獻太簇宮溥寧之曲　蕩蕩坤德物無不載
桑順利貞含洪光大邊豆既陳金石斯在四海永寧
福祿攸介
配位酌獻（配太宗也）太簇宮保寧之曲　卓彼嘉壇奠玉方
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寧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邊豆
澤百辟祇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桑祇感格
徹豆應鍾宮豐寧之曲
靜嘉登于有司苾芬馨香來享來儀郊儀將終聲歌
徹之
送神林鍾宮鎮寧之曲　因地方丘濟濟多儀樂成
八變靈祇格思薦餘徹豆神貺昭垂億萬斯年永祐

丕基
詰望燎位太簇宮肅寧之曲詞同升壇

右金祭地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時每歲遣使代祀后土
至元五年建后土祠于太寧宮　十三年又立后土
祠于平陽之監湯

元史祭祀志成宗大德九年禮官博士奏冬至圜丘唯
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制曰可
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十一月乙酉尚書省臣及太常禮
儀院言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
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
至大三年冬十月丙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曩
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禮臣

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實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

祭祀志三年正月中書禮部移太常禮儀院下博士擬定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儀博士李之紹蔣汝礪疏曰案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五月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丘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四里爲方壇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于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義去都城北六里于壬方選擇善地于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壝仍依古制自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牆闈器皿色並用黃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難用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

仁宗延祐元年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輟

泰定帝泰定四年特加皇地祇黃犢一將祀之夕勅送新獵鹿二唯至大三年冬至正配位蒼犢皆一五方帝犢各一皆如其方之色大明青犢夜明白犢皆一馬一羊鹿豕豕各十有八兎十有二　四年四月如之其犧牲品物香酒皆參用國禮而豐約不同

文宗至順二年遣秘書少監王珪代祀后土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

以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四十

方丘祭地

明史太祖本紀吳三年八月癸丑方丘成

春明夢餘錄太祖未即大位之先建方丘于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分祀地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進方丘說曰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人以夏日至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

右元祭地

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元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爲二事後世宗之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祀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太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皆非禮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唯行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夏日至親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上是之

明史禮志壇壝之制明初建方丘于太平門外鍾山之陰方丘壇二成上成廣六尺四出陛南一丈東西北八尺皆八級下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丈二尺東西北一丈皆八級壝去壇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餘制同南郊有浴室瘞坎在內壝外壬地

太祖本紀洪武二年五月癸卯始祀地于方丘

明會典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配享

明史禮志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儀並同圜丘
唯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
神位方丘洪武二年夏至正壇第一成皇地祇南向
祭器北郊同南郊 玉帛牲牢皇地祇黃琮郊祀制
帛地祇黃配位白方丘黃犢配位各純犢配位天下山
川牛一羊豕各三祝冊祝版長一尺一分廣八尺厚二
分用楸梓木 籩豆之實以下同圜丘
明集禮神位版正位題曰皇地祇配帝題曰仁祖淳皇
帝位版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
瀆之神五鎮之神神位版並赤質金字 配位洪武三
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從
祀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方丘 神席用龍
椅龍案錦坐褥配位同從祀位並設于案不設席 祝

冊洪武元年五月十四日夏至親祀方丘祝文曰維洪
武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親祀方丘正位祝文曰時當夏
至萬物咸亨用遵奠典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
品奉茲瘞祀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尚享 配位
祝文曰時當夏至萬物咸亨謹率臣僚恭祀皇地祇奉
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瞻仰永爲
配位尚享 祭器設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一犧尊一山
罍一于壇上皆有勺有冪有坫設太尊一山罍一于壇
下有坫有冪配帝同其從祀則設五岳四海著尊二犧
尊二于左設五鎮四瀆著尊二犧尊二于右上帝及配
帝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二登盤篚各一牲案各一爵
坫各三沙池香案各一其從祀則籩豆各十簠簋各二
牲案各一爵坫沙池香案各一 禮神之玉方丘正位

用黃琮　帛方丘正位幣仍以黃從祀幣各從方色配位帛用白　牲用黃犢二從祀岳鎮海瀆各用純色犢

一　樂舞方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幣奏肅和之曲奉俎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奏禧和之曲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其盥洗升降飲福受胙俱不奏樂

祭服夏至祭地皇帝服衮冕其侍祠服亦如祀天禮

酒齊正配位太尊實泛齊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醍齊山罍實昔酒在壇上太尊實沈齊山罍實事酒清酒在壇下從祀著尊實醴齊盎齊犧尊實事酒　粢盛正配位從祀並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　籩豆之實方丘正配位籩各實以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黑餅白餅糗餌粉餈豆各實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醢魚醢脾折菹豚拍飣食糝食從祀邊減糗餌粉餈豆減飣食糝食　褥位用緋同郊天禮　車旂同祀天禮　執事人員設皇帝大次皇太子幔次官二人掃除壇上下官一人御史監掃除二人灑掃齋舍神廚官二人設饌幔官二人設皇地祇位皇帝龍椅龍案從祀神席官一人設御位皇太子位官二人設燔柴官二人設分獻及文武官諸執事官版位官二人設儀仗官二人設庭燎壇燭官二人設牲榜省牲位及割牲官二人宰牲十五人掌鼎鑊視滌濯官二人協律郎一人舞士一人樂生一人舞生一人撰祝書祝官各一人讀祝兼捧祝官一人導駕官奏禮官六人導引皇太子官四人分獻官執事八人引陪祭官執事四人糾儀御史四人奉爵官六人捧幣官六人司香官六人掌祭官十二

人舉飲福案官二人進俎官二人授胙
執事官一人司御洗捧匜一人進巾一人司分獻盥洗酌水一人進巾一人
各酌水二人進巾二人司御盥洗酌水一人進巾一人
司分獻盥洗位酌水一人進巾一人
人司分獻酒尊所各二人進正配位饌官六人舉案齋
郎十二人舉從祀饌案四十八人　陳設設皇帝大次
于外壝之東其禮亦准祀天之儀于祀前一日有司掃
除壇上下開瘞坎設皇太子幕次于大次之右祭前一
日設省牲位于內壝之東門外設樂縣于壇下之南設
正位于壇第一層之北正中配位于壇上之東設五岳
五鎮四海四瀆位于壇第二層五岳四海在東五鎮四
瀆在西設正配位著尊于壇上設尊于壇下玉幣篚位
次之又設五岳四海酒尊于神座之次幣篚位次之設

五鎮四瀆酒尊于神座之右幣篚位次之設正配位邊
十二于神位之左豆十二于神位之右籩籩各二登一
在邊豆之間俎一在籩籩之前爵坫
沙池在香案之前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邊十在左豆
十在右籩籩各二登一在邊豆之間俎一在籩籩之前
香燭案在俎之前爵坫沙池在香燭案之前又設御盥
洗位于壇之東分獻官盥洗位于樂懸之東西設御罍
位于壇之南設皇太子罍位于御位之右設分獻官于
御位之南文武陪祭官于分獻官之南讀祝官于神之
右司尊司洗捧幣捧爵各于其所設望瘞位于壇東南
告天下神祇　祀前十日設天下神祇位于方丘之壇
東西向以酒脯祭之祝文曰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將有
事于方丘咨爾百神克相祀事壯郊祀畢復以籩豆籩

籩羊豕各六即壇以祭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于天下神祇　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致齋第一日百官朝服親受誓戒于御前如祀天禮　省牲器並同並同祀天禮　飲福　方丘三獻禮畢飲福受胙儀及贊詞齋宮　洪武二年十二月詔太常禮部議築齋宮于方丘之側

告廟　同祀天篇

樂協律郎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旛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樂器　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敔一柷四壎四簫四橫笛笙八應鼓一舞舞士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舞生百二十八人文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羽籥　武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干戚

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坤德博厚物資以生承天時行光大且寧穆穆皇祇功化順成來御方丘嚴荅奉迎

奠玉帛肅和之曲　地有四維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幣以黃敬存于中是薦是將奠之几筵臨監洋洋

奉俎凝和之曲　奉時純牲其牡童犢烹鼎既嚴登俎維肅升壇昭薦神光下燭眷佑邦家報效唯篤

初獻壽和之曲　午爲盛陽陰德和萌天地相遇品

物光榮吉日令辰明祀攸行進以醇醴展其潔清
亞獻豫和之曲　至廣無邊道全持載山岳所憑海
瀆咸賴民資水土既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唯大
終獻熙和之曲　庸昭之資有此疆宇匪臣攸能仰
承佑助恩崇父母臣歡鼓舞八音宣揚叠侑明酯
徹豆雍和之曲　牲牷在俎籩豆有實臨之肹蠁匪
惟飲食登歌乃徹薦獻爰畢執事奉承一共嚴慄
送神安和之曲　神化無方妙用難量其功顯融其
祀悠長颸輪云旋龍控鸞翔拜送稽首瞻禮餘光
望瘞時和之曲　牲體制幣餕饌唯馨瘞之于坎以
達神靈奉神于陰典禮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寬平
夏至親祀方丘儀注　齋戒前期皇帝散齋四日致齋
二日陪祀官執事官並齋七日　告天下神祇散齋第

五日于方丘壝外之東設壇置天下神祇位西向具酒
脯祭告　省牲先祭二日設皇帝大次于壝外東門內
道北南向省牲位于內壝東門外先祭一日導駕官導
引車駕詣大次太常卿奏中嚴皇帝服皮弁服太常卿
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詣省牲位執事者
各執事廩犧令帥其屬牽牲自東西行過御前省訖牽
牲詣神廚執事者取毛血實于豆太常卿奏請詣神厨
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至神厨太常卿奏請視鼎鑊請
視滌濯遂烹牲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
陳設　先祭一日陳設如圖儀　鑾駕出宮前一日太常
寺告示文武官具朝服乘馬導從兵馬司洒掃御道侍
衛催整班行和聲備樂金吾衛備兵仗供衛司備儀仗
車輅典牧所備仗馬至日擊鼓初嚴內使監陳御輿于

謹身殿前南向拱衛司設繖扇擎執于御輿之左右設黃麾仗于丹墀中道之東西設玉輅于奉天門外正中南向和聲郎設樂于午門外金吾衛陳仗于午門外近南東西相向陳金鼓隊于雲集街橋南東西相向舍人催文武官各具朝服擊鼓二嚴侍儀版奏中嚴舍人引文武官分立于雲集街橋北文東武西擊鼓三嚴侍儀奏外辦皇帝御謹身殿御用監令跪奏服冕服興皇帝服冕服訖侍衛奏請升輿皇帝升輿侍儀同導駕官導引御輿至丹墀儀仗前導至奉天門外侍儀跪奏降輿皇帝降輿侍儀奏升輅皇帝升輅侍儀跪取旨勑文武官上馬舍人傳旨勑文武官上馬訖侍儀跪奏進發玉輅進發前金鼓隊分左右行次旗仗分左右行次百官前導分左右行次護衛次仗馬次儀仗次侍儀導駕官次將軍次內使擎執各分左右行次內使監拱衛司光祿寺御用監官扈從于玉輅之後次鼓吹次旗幟次兵仗各後扈從駕將至兵仗周衛于大次文武官下馬侍立于御道之左右金鼓仗馬大樂儀仗分列于大次之南東西相向駕至大次前回輅侍儀跪奏降輅皇帝降輅侍儀導駕官導引皇帝入大次侍儀跪取旨勑文武官各還齋次　正祭祭日清晨太常少卿率執事者各實尊罍籩豆登俎簠簋又實幣于篚加玉置于酒尊所祝版置于皇地祇配帝位之右樂生舞生入就位諸執事入就位太常卿奏請中嚴皇帝服衮冕太常卿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位北向立　迎神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中和之曲贊禮唱瘞毛血郊社令瘞毛血樂六成止贊禮唱請行禮

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
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玉帛
贊禮唱奠玉幣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導駕官同太常
卿導引皇帝詣盥洗位太常卿贊盥曰前期齊戒今晨
奉祭加其清潔以對神明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司
執洗者奉盥進巾太常卿奏盥手帨手出圭皇帝盥手
帨手出圭太常卿奏請升壇贊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
升自午陛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司玉幣者奉
玉幣以俟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肅和之曲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司香官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卿奏
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司玉幣者奉

玉幣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玉幣奠于皇地祇神位
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樂止　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
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
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
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上香三上香司幣者奉幣跪進
奉幣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幣奠于仁祖淳皇帝神
位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引皇帝復位　進熟贊禮唱進俎齊郎舉俎至壇前進
俎官舉俎升自午陛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凝和之曲
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
奏搢圭皇帝搢圭進俎官以俎進于皇帝之右皇帝以

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帝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三上香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樂舞止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祝版于神右跪讀訖樂舞作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

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進俎官以俎進于皇帝之右皇帝以俎奠于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初獻禮太常卿奏行初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泛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

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
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三上香執
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
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
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祝版于神位之右跪讀訖
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
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
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亞獻贊禮唱行
亞獻禮太常卿奏行亞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
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
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
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
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官舉冪酌醴齊皇
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
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豫和之曲
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
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
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
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
尊者舉冪酌醴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
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

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皇帝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淳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莫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盎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皇帝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

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分獻贊禮俟行終獻時唱分獻官行禮贊引各引分獻詣盥洗位贊搢笏贊盥手贊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分獻官帨手贊出笏分獻官詣爵洗位贊引引分獻官至爵洗位贊搢笏分獻官搢笏執爵官以爵進分獻官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者贊引贊出笏贊請詣各從祀神位前贊引引分獻官至神位前贊跪搢笏分獻官跪搢笏司香者以香跪進于分獻官之左贊引贊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以爵跪進于分獻官分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以爵跪進于分獻官之右分獻官受爵贊引贊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分獻

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贊出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分獻官出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引唱復位分獻官復位　飲福受胙贊禮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詣飲福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飲福位北向立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于皇帝之左贊曰唯此酒肴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沾皇帝受福酒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執事者跪于皇帝之右受胙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皇帝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導駕官同太常

卿導引皇帝復位　徹豆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跪俯伏
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徹豆贊禮唱賜胙太常卿奏
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
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送神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跪俯伏
舉麾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
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祝人取祝幣官取幣詣望瘞位讀
祝官取祝奉幣人取幣掌祭官取饌及爵酒詣瘞坎置
戶上樂止　望瘞贊禮官唱望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引皇帝至望瘞位贊禮唱可瘞東西面各二人以毛血
瘞俟半瘞太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

還大次解嚴　鑾駕還宮鹵簿導從如來儀大樂鼓吹
振作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方丘在北郊歲夏至皇帝大祭
地于方澤皇地祇北壯向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諸神配
服衮冕方丘壇南建殿九間風雨于此望祭　三年增
祀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
祖配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改築方丘上成廣二丈九尺四寸
高三尺九寸下成每面廣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遍
徑七丈四寸壇至內壝墻四面各八丈二尺
墻至外壝墻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內壝

王圻續通考洪武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于南北郊

明史樂志洪武八年御製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岳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煙
繚繞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
臺以徵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乞臣兮固請
願嘉烝民兮永懷

奠玉帛　臣奉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
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暎燎炎兮煌煌

迎俎　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微衷兮
獻上曰享兮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烝民兮
永康鑒豐年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
亞獻　雜敬羞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敬羞
烟用斟醴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

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
徹饌　俎豆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
雲衣敬奉行兮弗敢違

送神　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
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殺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
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王圻續通考洪武九年定郊社之禮雖有三年之喪不
廢　十年太祖感齋居告雨命作大祀殿于南郊遂定
每歲合祀于孟春爲永制　十一年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
南郊

蕙田案明太祖勤于郊祀奕世仍之自改大

祀殿合祀後太祖親祀者二十恭閔親祀者三成祖親祀者十一詳見圜丘門

禮志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

蕙田案自此年北京肇建大祀殿合祭天地至世宗嘉靖九年建南北郊壇皇帝親祀者凡一百有一見圜丘門

明會典嘉靖九年遵初制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　建皇地祇室于方澤南以藏皇地祇及從位主　是年既分建四郊遂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孝陵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岳鎮之次仍俱祀于地祇壇

春明夢餘錄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請建改地壇在安定門外之北繚以垣墻壇爲制二成夏至祭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東一壇中岳東岳南岳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南海西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俱二成上壇制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各成面甎用六八陰數皆黃色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級周圍水渠一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墻方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爲瘞位瘞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爲燈臺南門外爲皇地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

諸廟外櫺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爲神庫神廚宰牲亭祭器庫北門外西北爲齋宮又建四天門西門外爲鑾駕庫遣官房南爲陪祀官房又外爲壇門又外爲泰折街牌坊護壇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

王圻續通考嘉靖祀方澤儀注 一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看牲分獻大臣各四員 一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其前一日上告廟及還參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辭曰明日出視方澤大祭牲犧回還餘並同大祀參畢回宮次日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一前期四日太常寺奏祭祀進銅人如常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填告請太祖祝版于文華殿 一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脯醢酒果行再拜一獻禮祝文曰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太祖高皇帝曰茲以今月日夏至恭祭皇地祇于方澤謹請高祖作主侑神伏惟鑒知謹告 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太常卿詣太廟寢請太祖御位至皇祇室奉安上親填祝版于文華殿黃楮版黑字遂告于廟告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壇郊行祭地禮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 一祭之日五鼓太常卿俟上御奉天門跪請聖駕詣地壇錦衣衛備隨朝駕上常服乘輿由長安左門出入壇之西門太常官導上至具服殿易祭服出導引官導上由方澤右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贊奏就位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升壇導上至皇祇香案前奏跪奏搢圭司香

官捧香跪進于上右內贊奏上香上三上香訖捧玉帛
官以玉帛跪進于上右上受玉帛內贊奏獻玉帛上奠
訖奏出圭導至太祖香案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
俎樂作齋郎昇俎安訖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祇俎匣
前奏搢圭奏進俎奏出圭導上至太祖俎匣前（儀同）奏復
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
祇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上右上受爵內贊奏
獻爵上獻爵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訖（傳贊衆官皆跪）樂暫止
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樂復作內贊奏俯伏興
平身（傳贊百官同）導上至太祖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
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訖奏出圭奏復位樂止
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儀同初獻惟不讀祝樂止典儀
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出壇左東向詣

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詣飲福位
奏跪奏搢圭光祿卿捧福酒跪進于上右內贊奏飲福
酒上飲訖光祿卿捧福胙跪進于上右內贊奏受胙上
受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
同典儀唱徹饌樂作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神
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
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瘞內
贊奏詣望瘞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望瘞位祝帛瘞訖
配帝帛燎半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至具服殿易服
太常卿捧太祖御位入安于太廟寢駕還詣廟參拜致
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詣壯郊祭地禮成謹詣祖
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行參拜畢還宮　一分獻官儀
注典儀唱行初獻禮讀祝訖俯伏興平身贊引引獻官

紅一白三元一 四海一壇東設西向陳設同帛四元色

明史樂志 嘉靖九年復定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俯瞻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垓川岳從兮後先百辟列兮裏陪臣拜首兮迓迎願臨享兮幸哉

奠玉帛廣和之曲 祀禮有嚴兮奉虔玉帛在筍兮來前皇靈垂享兮以納烝民率土兮樂豐年

進俎咸和之曲 發羞馨兮氣芳庖人奉筵兮和湯奉進兮皇祇歆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壽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馨香願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安和之曲 載獻兮奉觴神顏和懿兮以嘗功隆厚載兮配天民感德兮無量

各詣神位前贊跪贊搢笏上香獻帛獻爵訖贊出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各詣神位前贊搢笏獻爵出笏復位至唱望瘞贊引引獻官至燎所燎半贊禮畢 一祝文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皇地祇曰時當夏至羣物方亨生長發育有生咸賴功德至厚上配皇天爰遵典禮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奉茲禋祀奉太祖高皇帝配神尚享 一陳設正位壯向犢一黃璧一帛一黃色登一簠簋各二籩十二豆十二黃玉爵三尊三篚一祝案一配位西向陳設同無玉帛一白色從四壇五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共一壇東設西向犢一羊一豕一登一帛八黃二青一白四紅一元一鉶一籩十簠簋各二豆十黃瓷爵三篚一酒盞三十尊三五鎮天壽山純德山共一壇西設東向陳設同帛七黃二青一

終獻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
鳴鳧鐘鼓兮韻錚鎗願留福兮羣生
徹饌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遲深惟一念兮誠
意微神垂博容兮聽納恐未備兮惟慈依
送神寧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伸駕還兮法從陳靈
祇列兮以隨百辟拜兮恭寅望坤宮兮奉辭願普福
兮烝民

望燎曲同寧和

春明夢餘錄潘潢議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案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祀用牲于郊皆繫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天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其言未孝經緯于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毋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毋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土亦曰地亦又曰土亦丘方曰方丘折曰泰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將乎社之謂歟地社之為大亦昭昭矣自鄭元諸儒牽附讖緯誤分泰折為祭崑崙方丘為祭神州于是大社自為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甸師用牲于社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亦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于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為地別體而雜求諸泰折方丘卒起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維講正流惑可勝慨乎

蕙田案潘潢以大社為祭地于社禮之外又添一社而地無祭矣謬極

編修歐陽鐸議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于鍾山之陽兆方丘于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為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為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言耳茲遇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況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案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于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虎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缺略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

者比古無壯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不必于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戝其迹時之為貴可也

蕙田案歐陽鐸之議周禮誠不知而妄為之說也曰禋祀祀天血祭祭社無祭地之禮彼黃琮禮地兩圭祀地者何禮耶曰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無地祇之位彼澤中方丘非地祇之位耶曰祀天大裘祭社希冕無祭地之服夫冬至寒故大裘而衮冕未有冕而不衮者祭地夏至則衮冕爾何謂無服曰黃琮禮地而無禮社之玉兩圭祀地而無祀社之圭夫周禮序官每多互見靈鼓鼓社祭言社而不及亓大司樂分樂又言亓而不及社蓋祭祇不可謂之祭社而祭社則可謂之祭地故其禮有異者以秩其等有同者以著其德周禮不及者其禮同也何得謂之缺略耶至謂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意欲併而為一而不知悖于因地事地之義矣又謂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不必于門內吾不知其何說矣

又案春明夢餘錄又載姚淶一議以周人建子可以冬至郊天夏至祭地用夏正則先地後天尤為謬妄吳鼎顧我鈞痛辨之載圜丘門可參觀也

王圻續通考穆宗隆慶元年會議典禮郊祀之禮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于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聖駕

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從之命夏至方澤以卯時行禮　五月辛酉上親祀地于方澤

先是冬至祀天孟秋享太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太祖俱午時惟夏至祀地未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卯時

二年五月丙寅上親祀地于方澤

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甲午夏至先是上傳親祭地于方澤所司者皆如儀是日四鼓後鐘鳴上乘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長安左門安定門詣壯郊至行幄具祭服時曙色漸開上繙閱章疏久之報卯時上步出大次從內壝靈星右門步入行大祭禮樂九奏上升壇者五而對越盡禮仍至大次易常服而還正位黑犢一黃犢四計用犢六隻壯羊及猪各四隻壯羊者角彎下價最高山羊角直上價廉大祀不用山羊　南郊配位藏于泰神殿壯郊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請出壇祭畢仍奉入

右明祭地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一

社稷

蕙田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養國以民爲本故建國以社稷爲先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于地之中別而爲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

達乎上下也世儒以祭社爲祭地誤矣有天子社有諸侯社有大夫社有庶民社有亡國之社有春祈有秋報有冬蜡其配句龍后稷其牲黝牲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服希冕其樂應鍾其鼓靈鼓其舞帗舞其儀三獻凡軍旅會同田獵灾眚皆有事焉見于經文班班可考今悉採其文條列之間附以諸儒異同之論其歷代制度典禮詳焉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設其社稷之壝（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疏）謂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

屏設勝國之社稷其外害壝埒于四面

黃氏度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鼜以祭天神靈鼓靈鼜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

鄭氏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矣小司徒又立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爲之設壝或爲之立祀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止之細也（疏）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言壇舉外以明內之有壇可知也又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蕙田案鄭以此解社稷則難通

云爾然以稷爲社之細猶以望爲郊之細

鄭氏鍔曰考大司徒于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人爲聚土之封爲其事也惟其爲聚土之事故于王社則掌設其壝又爲畿封而植木以爲表于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爲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爲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疏）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

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右建設社稷

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此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于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哀戞先公鶩戞亦貴于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為中門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

易氏祓曰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于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于王宮之右

鄭氏鍔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疏）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

右社稷神位

書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歸以茅土

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疏）憲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

傳說彙纂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

詩大雅緜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箋）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孔疏）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為羣姓立社故以冢土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後遂因以為天子之制

何氏楷曰山頂之高腫起者曰冢云冢土中霤而國主社孔云冢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案泰誓言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則猶仍大王舊稱以未爲天子故也

汲冢周書作雒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注受封也）其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鬱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而覆茅苴裹上封之爲社也）

白虎通其壇大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受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爲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通志社壇在東稷壇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

周禮圖曰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二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

右社稷壇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

馬氏睎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以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

蕙田案馬氏言社可以兼稷是也云稷則止

于原隰而已此依鄭義非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發此句爲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爲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爲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于天故尊而祭之天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殷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繹晃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天地大袁袞冕祭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袁袞冕祭社稷繹晃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者大袁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繹晃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

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大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云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勾龍爲后土鄭注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謂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穀梁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烈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勾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布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彼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

通典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爲萬人求福報

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昔灰燼互執不同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案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稷案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試評曰案崔靈恩以鄭爲長當矣何者案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上公者俗言

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曰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爲社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案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

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

說爲長

蕙田案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爲原隰之食三也其失者社卽地示一也稷是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鄭自相違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朱子註孟子云社土神穀神最爲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示則惟天子乃得祭而非社之謂矣

馮氏時孟曰天遠于人則尊而不親地近于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爲主國以社爲主

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周氏諝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

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殼地(注)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疏)命者

故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殼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王氏安石曰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殼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殼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殼地之謂也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疏)出財故云列地利

劉氏彝曰祀社于國也生物其報而民不敢慢于其神矣方氏慤曰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于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于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于施報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于尊卑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于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于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

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疏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

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荀子社祭社稷祭稷

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于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後漢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社祀之建尚矣在昔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賑土膏恒動于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黎庶莫不祀焉

附諸家論社神稷神

仲長統社祭土神答自漢諸儒論勾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輿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得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

異同之辨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勾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説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于天地並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勾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

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勾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勾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勾龍則傳雖言祀勾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勾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祝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亦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爲土配此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紀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言正此之謂也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

邱光庭兼明書　社始或問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稷始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氏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社神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案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名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稷神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

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爲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也

朱子語類堯卿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邱氏濬曰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名也鄭元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蕙田案社神穀神鄭王兩家之辨詳矣鄧義仲長統之論難不喻其指比而觀之自以仲說爲長而最後一答則尤爲鄭學者所未到然以爲五土之神原隰之神則猶泥而不圓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爲土地所在之名稷爲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養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民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作乂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土而始有國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由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之有則主人鬼者固非而謂爲五土之示者亦未是矣至以稷爲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自當以朱子生物之論爲穩

右社稷名義

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伯在太昊炎帝之間）（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

葉氏夢得曰自夏以上益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氏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爲社（疏）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爲社也（注共工在太昊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勾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孫不知勾龍之爲后土在于何代

稷田正也（注掌播殖也）（疏）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

稷是百官之長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爲諸侯帝之號杜言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此與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者劉炫云蓋社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注祀杜也）

周棄亦爲稷（注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

自商以來祀之

（左傳土正曰后土杜注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爲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疏）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

粟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曹逵以勾芒祀于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社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勾芒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材于地教民美報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

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家語五帝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于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

漢書郊祀志自共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爲稷祠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遞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

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

通鑑前編成湯二十有四祀祀棄爲稷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疏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書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得斷爲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穀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邱光庭兼明書社配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爲社是句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稷配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爲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

爲穀之君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蕙田案句龍配社柱棄配稷當以左傳祭法爲正王肅即以人神爲社稷者誤也

右社稷配神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注羣衆也疏羣姓謂有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姓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自所祭以共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

張子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啓只見一社　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郊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祭則惑

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亦王社祭京師之地亦五祀祭宮中之地亦

蕙田案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張子謂大社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恐非蓋左祖右社天子諸侯同之也王社疏謂與大社同處崔氏謂在籍田張子謂必在城內則猶注疏之說也至謂社即是祭地社外無地祇之祭則惑矣詳見祭地門

陳氏禮書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又曰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以爲一或國中未聞籍田有之也

蕙田案注疏引崔氏說謂王社在籍田禮書辨之甚力夫大社爲民而立尚在國中王自爲立社似不宜在國外陳氏說恐是疏謂與大社同處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爲羣姓所立）（疏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

蔡邕獨斷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右天子社稷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禮運同）

爲民祈（注立口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疏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

曲禮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注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

（呂氏大臨曰以社稷爲言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爲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言也）

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

（方氏慤曰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于社稷謂之義義之爲言宜也）

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孝經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蔡邕獨斷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

曰王者二社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大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陳氏禮書諸侯有侯社國社七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

附辨諸家社不置稷

陳氏禮書王社侯社國中之土亦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　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類皆二社一稷　王與諸侯

皆三社二稷

史氏浩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賓土地爲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爲天也

鄭氏鍔曰王自爲立社是爲土亦而稷無預與封人所設之社遺謂地兹所以不立稷也

周禮小司徒賈疏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州長疏同

馬氏睎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書召誥孔疏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唯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

而武成篇云告於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於郊此不言於社此言社於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

通志天子三社諸侯三社大夫以下一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蕙田案據注疏王社侯社在藉田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是王社侯社亦皆有稷也

又案王與諸侯皆立兩社先儒謂大社國社爲公王社侯社爲私大社以祭土天下之土皆天子之土也一國之土皆諸侯之土也又何公私之有竊謂大社天子爲羣姓所立即所稱五色之土用以分封諸侯與天下共之者乎王自立社則畿內之土神王所自主而與畿內公卿大夫士共之者乎諸侯國社即分封茅土之社與國同爲存亡百姓之所繫屬者乎自立之社則國邑之土神所謂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者乎春祈秋報則兩社皆可並行如此雖略有分別而皆屬于公於義爲合觀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無有一家自立一

社者亦可証也　右諸侯社稷

周禮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捨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疏）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云勝國邑所誅討者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七即爲亡國之社稷此主勝之即爲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曰掩其上即屋之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劉氏彝曰周勝于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弁上以絶天之陽也棧下以絶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爲其國亡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

陳氏傅良曰鄭謂存之重神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賢聖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儆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意同

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注）以刑官爲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案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士師爲尸故鄭云用刑官爲尸略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言亳社春秋亳社灾是也

鄭氏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戎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絶祀是以祭之

易氏祓曰社祭上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爲主而刑刃陰之類嫌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爲之尸亦類也

劉氏彝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爲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與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爲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

薦田案古者凡祭外神亦皆有尸此其明文

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疏）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社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灾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于下蓍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冓之言亦不宣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于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

禮記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屋之北牖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薄亳殷之社殷始都薄（疏）喪國禮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爲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塞其三面惟開

北牖示絶陽而通
陰陰明則物死也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
迹取順守而有慚德故革命叛制改正易
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春秋襄三十年左氏傳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

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盟國人于亳社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杜注亳社殷社諸侯
有之所以戒亡國）

范氏甯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
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成人君縱恣不能徹戒之象

穀梁傳亳

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注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
之亳社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爲
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
故言災）

楊疏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霤
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東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

公羊傳蒲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
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掩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之戒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是後宋事强吳齊晉前驅滕薛狄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絶滅云爾（疏蒲社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絶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爲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有國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成人君縱恣不能徹戒之象而賈氏云公羊傳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

哀公七年左氏傳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示有存亡也明爲
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王社
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地絶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置明
誡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
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漢書五行志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
以爲誡也

韓詩外傳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挑戈
陳氏禮書孔子謂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
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
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
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
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鴟于亳社宋之
亳社也社必有稷少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
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掩上棧下
不受天陽該于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
而趨于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
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爲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
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爲之
穀梁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

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
說

蕙田案穀梁立亳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非
如內屏外屏之屏也特因其蔽于外而取屏
蔽之意以爲喻耳禮書似泥

右勝國社稷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二

社稷

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疏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共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大夫北面之臣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者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馬氏晰孟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于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張子曰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謂大夫長于廛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于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爲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爲社則恐結輩類以爲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于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古者邱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白虎通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蔡邕獨斷大夫以下成羣立社與民族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陳氏禮書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爲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禜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供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籍田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邱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爲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于秦

周禮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疏此六歲時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者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六祭祀州社也凡讀法皆因鄉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泣其事注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泣臨也疏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

周吉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黨祭禁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注）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疏）知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者以其鄉黨之內所以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爲閭

邱氏濬曰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右州社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之祭之以陰禮（注）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疏）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八遷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爲市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

右市社

禮記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疏）社事祭社是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請致千社孔疏禮有里社故特牲稱惟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右里社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祖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疏）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奉遷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于軍中故以軍社言之

大祝大師設軍社（注）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帥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疏）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案彼祝鮀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事

鄭氏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于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于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

者葢帥
太祝也
郝氏敬曰軍社以齊車載社主與遷
廟主于軍中賞功告祖戮罪告社

夏官量人營軍社之所里（注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自
步數故職
在量人

秋官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右軍社

春秋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注齊國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國語魯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臣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韋注舉動也土

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爲農始也旅衆也上帝上天也受命助祭受政命也事職事也不法謂觀民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周社問朝廷執政所在）（疏爲羣姓立社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籍田之中其七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爲蔽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之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之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

哀十五年左氏傳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

昭二十五年左氏傳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

右社名

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薛氏季宣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爲邦國都鄙設耳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知其木所出

鄭氏鍔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訂義王氏曰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

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邱氏濬曰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爲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爲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鄭子産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于朝注免衰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注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蔡氏清曰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栢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栢也周人以栗亦未必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注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陳氏祥道曰後世宋有楳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于義或然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附論諸家社主用石用木不同

春官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賈疏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于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夏官量人賈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

社之石主而行

陳氏禮書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議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于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朱子語録問古者各樹其所宜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説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欒社枌榆之類　問社主平時藏何處曰但以所宜木爲主如今世俗之神木然非是將木來作主也答許慎之曰古人立木于社使民知所存着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

邱光庭兼明書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程氏迥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

蕙田案社主用石本周禮鄭注之說非有明
証夫軍行載社主陳侯擁社主皆非石主所
宜且已埋其半于土中如何復載之擁之也
朱子雖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然語
録又云非是將木來作主則又非以木爲主
也是石主木主兩皆無據不如古之樹木以
依神者爲當而臨祭則用後世木主可耳

論社有主稷無主

朱子答社壇說曰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
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
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于神位之北故此石主
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蕙田案石是土類故古有社主用石之說畢
竟無所憑據故疏及禮書皆疑之況稷是穀
神推其氣類不宜用石而用木明矣然木主
不可以露設往往祭畢藏之贍其壇者遂謂
社有主稷無主耳非真稷無主也明制祭日
設社稷兩木主于壇上祭畢貯之庫中仍設
社石主埋壇中微露其末又似社有二主矣
以義揆之或如古制平日壇內樹木依神以
爲社主臨祭則設兩木主祭畢供之神庫師
行載之以設軍社或亦禮以義起者乎

右社木社主

禮記郊特牲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疏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
徧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馬氏晞孟曰古者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爲社事單出里此近于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

周氏諝曰社田畢作
欲其皆曉于戰陣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臨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注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益讀爲艷艷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疏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悞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毘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勑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于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于陣前以示士卒示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故艷之以小禽之利也于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于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爲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方氏慤曰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于仲月而與此異郊特牲月令則行之于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足記異代耳

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于祭社稷使民獲其年豐咸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勤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于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大社社稷焉

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是報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穫以明報祭所由亦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疏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朱子傳此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注此蜡祭也大割殺羣牲
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是報功故云大割
皇氏云社是報功故云大割
方氏慤曰公社親而不尊
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
明堂位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注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
秋田
祀祊
方氏慤曰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耳此于社言春以該秋于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

山堂考索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捋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祭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厤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如何如祭之以春官卜之以卿師擇之以元日重藏事也行之于新邑禴之于洛陽示尊敬也其不崇重之意又爲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社稷之禮始廢不建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壞一廢于漢之中世再壞于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遺意乎吁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雖地示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于此又知社稷爲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爲之也

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爲配社之神又爲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註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方氏慤曰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元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見輕耳

邱光庭兼明書社日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註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註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誥云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註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稷日或問曰祭

稷不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

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應氏鏞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于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

邱氏濬曰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社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歷所定社日爲宜又徃徃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戊在丁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注國中之神莫貴于社故日用甲也疏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曰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

方氏慤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

馬氏晞孟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于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于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爲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于內外此說得之　又曰凡日始于甲物成于辛日始于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于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于郊于孟春資生于地故社于仲春

應氏鏞曰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之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後于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

周氏諝曰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爲用日之始則誤矣

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周禮地官封人令社稷之職注將祭之時令諸侯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爲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

鄭氏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illegible]其[illegible]國之民亦爲社事而單出里爲社田而竭作爲社祭而共粢盛亦不敢

職

郝氏敬曰社稷之職謂典守壇壝之人皆封人令之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右社稷祈報正祭

牛一羊一豕一是
天子用太牢也

方氏慤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太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降殺之別也

郊特牲社稷太牢（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于人人賴其功故以太牢報祭其牲則黝色也

方氏慤曰于牲言特以見太牢之非一于牢言太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牲孕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祠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爲民祈福也）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社稷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太史書列之以共賦也社稷王之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

周禮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

鄭氏鍔曰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疏）此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且社稷亦土神故類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烟起貴氣臭同也

鄭氏鍔曰社祭亦稟社以表地示鼓人亦云靈鼓鼓社祭祭社稷之義而求之以血也

項氏安世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

鄭氏鍔曰血之爲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蓋亦求之于虛實之間

肆師立次祀用牲幣（注元謂次祀又有社稷）

易氏祓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粹上言牲粹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幣自制而用之謂之帛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

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

周禮春官𡍮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壝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秬罍疏壝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爲壝于中除地爲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秬罍者旅人爲秬籃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秬取質略之意也

鄭氏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爲壝埒其中爲壇社祭土以秬罍出于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于天地之神爲近社神有功于土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于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蕙田案社必有壝故言社壝亦舉社以該稷禮記祭義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盛盛郊特牲惟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注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

方氏慤曰邱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于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凱旋則獻于社皆以是耳故此不曰邱民而必曰邱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惟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張子曰古者邱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劉氏彝曰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于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于邱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乎水土始于句龍知播五穀始于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

禹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傳器實曰粢在器曰盛社后土也穀成熟報其功也　疏經傳多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穆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總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穆也惟以穆爲粢者以盛據已盛于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

右酒醴粢盛

周禮春官司服祭社稷則希冕（注）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疏）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鄭氏鍔曰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爲罕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爲一章言粉其米以爲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爲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　社稷五祀五岳同于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益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邱陵墳衍之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邱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小祀以元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于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或謂絺爲細莒布上粉米者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或謂絺爲細莒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袞謂其字音蕭蕭者縫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元冕惟有黼之一章刺于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元色黃氏度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于五岳司服序四望山川先于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益未嘗考先王制祀之義

右冕服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地示謂神在北郊及社稷（疏）知及社稷者以下云凡大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血祭與郊同又在五岳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

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注）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示也（疏）知祭地示者以下云凡大祭祀亦舉社以表地示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

鄭氏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益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益類此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疏）地官鼓人孔疏案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

史氏浩曰帗舞執五采繒如帗

王氏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詩周頌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應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疏）載芟詩者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

（詩緝）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詞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詞詳

良耜（疏）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傳）黃牛黑脣曰犉牡社稷之牛角尺（疏）釋畜直云黑脣以言黑脣明不當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牡牝牛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握寬容之牛角尺社稷之牛半于宗廟宜與宗廟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之牛角握寬容之牛角尺社稷之牛半于宗廟宜與宗廟爲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

（詩緝）黃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仍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缺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白虎通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于金石絲竹越于聲音用之于宗廟社稷

右樂舞

禮記郊特牲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也（疏）社既主陰陰氣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墉下而南向祭之是答陰之義也

白虎通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禮器三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節也（疏）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三獻爓（注）三獻祭社稷五祀爓沈肉于湯也

通典三獻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爲祭始次則禮神以玉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爲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酳尸

謂之三獻

右君親祭三獻

春秋閔二年左氏傳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疏）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右受脤

周禮春官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注）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與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于春稼故據稼而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鄭氏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禴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右卜稼

詩大雅綿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郭注冢土大社戎醜大衆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于此社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師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疏）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

鄭氏鍔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社之祭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

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注）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牲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廟社或施于學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謂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禡爲祀書亦或爲祀元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災兵

鄭氏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宮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災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爲一句其說不可用

黃氏度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

王氏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

易氏祓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夏官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功勝也律者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疏）趙商問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王氏詳說曰社本仁故獻愷在秋官春官社本義故獻愷在秋官

鄭氏鍔曰司馬主九伐之法故獻于社示法陰而行誅伐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蔡氏德晉曰奉主車奉護廟社主之車而歸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祈于社

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所以告其成也

周書泰誓宜于冢土（孔傳）冢土社也祭社曰宜（疏）孫炎曰宜求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

橚氏之奇曰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見福祐也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若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注）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鼙爲釁鼓奉社主也

蕙田案以上九條出師祭社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注）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予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厲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

疏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鄭氏鍔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命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酌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

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爲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說非也

薑田案此條田獵祭社

春官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注)禱所禮輕類

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隕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

王氏昭禹曰大災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祀焉故曰類

鄭氏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祀故以類言之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注)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鄭氏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祝祓社(注)祓除也(疏)局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禳浴鄭元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讀爲衈衈者禳禮之事也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禳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既爲禳禮此刲與衈連文則刲亦是禳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爲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爲禳法解之

王氏與之曰珥當爲弭如小祝所謂弭兵災非禳事也

黃氏度曰社稷人所依以生者故有禱祈之事

詩大雅雲漢方社不莫(箋)祭四方與社不晚 朱子傳曰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注)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社(注)殺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薑田案以上八條禱祈祭社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諸侯將出宜乎社(疏)此論天子巡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

馬氏睎孟曰宜者以事之宜而告于社而其禮則略于祭地

葉氏夢得曰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于社皆言宜也

蕙田案此條巡狩祭社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

蕙田案此條君行告社

周禮春官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

鄭氏鍔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爲割裂土宇故用盛禮焉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書傳說彙纂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三社也社之日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玆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

蕙田案以上二條建國告祭社稷

右因事祭社稷

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朱子注社土神穀穀神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注犧牲已成肥腯粢稻已成潔清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孫疏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于民者爲之也社稷者益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于湯之時然也）

朱子注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右變置社稷

禮記郊特牲疏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社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稷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蓋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閒于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

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强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蕙田案疏稱王社在藉田社主用石于經無考唯云天子諸侯皆有稷極是

陳氏禮書社所以祭五土之元稷所以祭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以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于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向

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災之類祭大故天災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于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樂應鐘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爲稷稷神有以句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成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大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又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置社衆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于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緜詩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邱乘共粢盛

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于古也如此而孟子
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
天變見于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
者猶曰以變置諸侯耳

蕙田案禮書謂王社無稷壝非是

禮經會元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
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
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
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詼社
稷之壝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
掌詼王之社壝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詼社稷之壝造
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鄭
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
曰句龍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
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祭祭社稷小宗伯
大災類社稷則爲位舞社稷之祭祀大祝國
有大故天災則彌祀社稷禱祀小子則掌珥于社稷
凡所用于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爲休咎歟喪
祝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
國之社稷而爲之尸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
重社稷如此豈非以其與國祚相爲存亡歟故載芟
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
以其與歲事相爲豐耗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
成粢盛必潔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
謂湯伐桀時旱明牲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
而以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者于是故止果如

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曰此即大宰祭祀馭
神之意也蓋聖人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灾則祀之水旱爲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
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以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
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于柱也非以旱而遷
也且湯既放桀欲遷夏社猶以爲不可勝國之社猶
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句龍不遷則遷柱祀棄
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豈識
周存勝國社稷之意乎抑嘗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
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稷社之細也若是則周
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啟人祀之以爲
稷周之子孫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甸師則用
牲于社大祝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小祝
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以祭社大
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以
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凟也周人
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
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蕙田案葉氏論變置社稷一條良是

唐氏仲友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社稷者也耕
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于神祇故凡先
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
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
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
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

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涖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已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先王其于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于鄉遂邱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爲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于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祀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右總論社稷